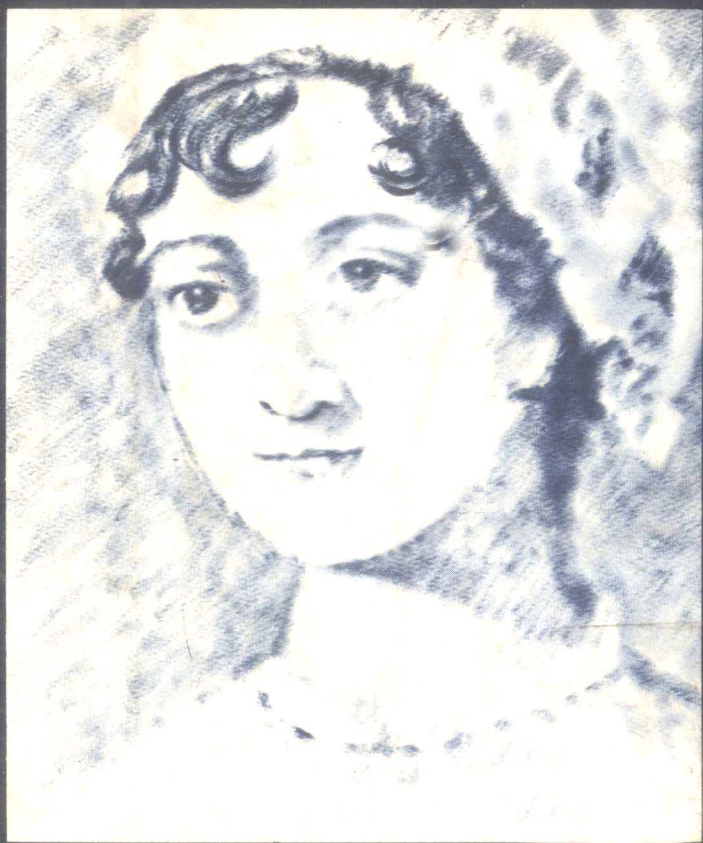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10

傲慢與偏見

簡・奧斯婷 著





傲慢與偏見

簡·奧斯婷著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傲慢與偏見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⑩

著者	簡 · 奧斯 婷
編選者	遠景編輯部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 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：7 5 2 — 5 5 9 4
新加坡總代理	南洋商報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—9號
定價	新台幣120元 港幣20元
初版	中華民國67年3月
再版	中華民國71年9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

一個富有而獨身的男子，必須結婚，這是人所公認的事。

儘管人們對這個男子的認識是多麼的淺薄，只要他到了某一個地方，附近的人家都會把他認為是自己女兒的理想對象了。

「親愛的貝納，你聽見耐德非大廈要出賃嗎？」一天，他的太太對他說。

貝納先生回說沒有聽到。

「朗太太剛來過，她把一切都告訴我了。」

貝納先生仍然不響。

「你究竟想知道誰租了嗎？」他的妻子不耐煩地嚷起來。

「你既然想說給我聽，我自然也不反對知道的。」貝納先生纔說一句。

這已够使他的妻子滿意了，於是她滔滔不絕地說：

「親愛的，你該曉得，一個從英倫北部來的富有青年，他租了耐德非大廈。上星期一那天，他乘了一輛四輪馬車來，他對房子很滿意，於是，立刻便和摩理斯先生談妥了。他在米迦勒節（九月二十九日）前就要遷入大廈的。他的僕人們將於下星期來清理私邸的一切了。」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賓利。」

「結過婚沒有？」

「噢，沒有哩！一個有錢而尚未結婚的男子！這對女兒們是多好的一回事呀！」

「什麼？怎會和你的女兒有關係起來？」

「親愛的貝納，爲什麼你竟這般不懂事呀？你要知道，我打算把她們其中一個嫁給他呢！」

「那便是他來住的計劃嗎？」

「胡說，你有意和我搗蛋！事實上，他可能鍾情於她們中的一個。所以，當他來的時候，你必須立刻去拜訪他。」

「我倒不覺得有這種需要，你和她們去，或者你叫她們自己去不更好嗎？你還可以打扮得像她們一般的嬌艷可人，說不定賓利先生就看上你哩！」

「親愛的，你在和我開玩笑了。不錯，我從前是美麗的，可是，如今已不是炫耀我的美貌的時候了，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女人，並且，女兒們都到了出嫁的時候，又怎能容許我想到自己的美麗呢？」

「在這種情形下，一個女人根本不會這樣想的。」

「但是，親愛的，當這位先生到來的時候，你必須去訪問他一次。」

「這完全是多餘的。」

「不過，你也得爲女兒們設想，只要你想到你的拜訪會使她們有多大的收穫，你便覺得你該去了。威廉爵士和路格斯夫人也決定去一趟，他們的目的也是一樣，他們是從不訪問新來的客人的。哎！真該死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和女兒們怎能去呀！」

「你不用耽心，我相信賓利先生一定很高興和你見面的；同時我還可以寫一個短簡給你帶去，我可以在短簡上表示我衷心地願意把一個女兒嫁給他；當然！我還要特別讚賞莉茜（依丽莎白）的。」

「我希望你不要做這樣胡塗的事情，莉茜也並不比她的妹妹們出色，我絕對相信她不如珍的美麗，也不及莉地亞的風趣，可是，你總認為她最好。」

「從來沒有人讚賞她們的，她們完全像別的女孩子一般簡單和幼稚。可是，莉茜就不同了，她比她們聰慧得多了。」

「你怎能這樣毀謗自己的孩子呢？你看見我氣惱，你便覺得快樂。對於我思慮的事情，你却絲毫也不同情。」

「親愛的，你誤會了。我很了解你。二十年來，你這種思慮我知道得太多了。」

「但是你却不知道我的苦惱。」

「不過，我希望你會很快就忘記了這種苦惱，我願你能繼續活下去，一直等到那些每年有四千鎊收入的青年做你的鄰居。」

「要是你不肯去拜訪他們，就算來二十個也是沒用的。」

「我向你保證，如果真的來了二十個，那麼，我一定分別去訪問他們的。」

貝納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古怪的人，他很幽默善諷，沉默而擅辯，此外，二十三年的共同生活使他的妻子完全明瞭他的性格。他的妻子遠比不上他。她只是一個平庸的女人，見識少而脾氣劣，當她不滿意的時候，她總愛胡思亂想。她一生的大事便是女兒們的婚姻，拜訪新來的住客和打聽消息就是她最大的安慰。

2

在去拜訪賓利先生的許多人中，貝納先生總算沒有落後，他是最早到訪者之一，他雖然早就立定主意要去，但嘴裡却始終在他妻子面前說不願去。因此直到他去訪問後的當天傍晚，她還蒙在鼓裡。這件事的透露經過是這樣的：——貝納先生看見他的第二個女兒在整飾帽子，他就突然說道：

「莉茜，我希望賓利先生會喜歡它。」

「既然我們不準備去拜訪賓利先生，」她的母親怨憤地插嘴道，「何必管他喜歡什麼東西。」

「你忘記了嗎？媽媽，」依莉莎白道，「我們在宴會時要遇到他呢，朗太太已經答應替我們介紹了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朗太太肯介紹呢，她自己也有兩個姪女，這女人既自私又偽善，我最不喜歡這女人。」

「我對她也沒有好感，」貝納先生道：「你不用靠她幫忙，倒使我心頭放下一塊大石。」

貝納太太本來不想還嘴的，但結果仍舊按耐不住，只得在女兒身上出氣。

「潔蒂（嘉塞蓮），看天老爺面上，不要這樣咳嗽咳個不停，你體諒體諒我可以嗎？你把我

「弄得要發神經了。」

「潔蒂咳嗽也太不當心了，」父親道：「她咳的時間揀得不好。」

「我又不是咳着好玩的，」潔蒂發惱地答道：「莉茜，你下次的舞會在幾時開？」

「還有兩個星期。」

「啊，是嗎？」她母親叫道：「朗太太要到事前一天才能回來；她根本不可能替我們介紹，因為到那時連她自己也還無法認識他哩。」

「那麼，我的太太，你倒反可以佔盡優勢了，你可以把賓利先生介紹給她。」

「不行不行，貝納先生，我自己和他也不熟識，怎能做介紹人，你怎麼總愛開玩笑。」

「你的謹慎小心，真使我欽佩不已，兩星期的交情的確太淺了，只認識兩個星期，的確是無法摸清一個人的品格的，可是如果我們不幹，人家會幹，並且朗太太和她的姪女遲早終要想辦法的，所以不如故意賣個人情，假使你不願意，就讓我來介紹好了。」

女兒們聽了都呆瞪住父親，貝納太太却只啞道：「胡說，胡說！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他道：「難道你認為吃吃力力做介紹人是胡說嗎？這點請恕我不能表同意，瑪麗，你的意思怎樣？我看你這孩子倒很工心計，你會看書做筆記。」

瑪麗給這一捧，很想說幾句得體話，但是一時實在想不出。

「趁瑪麗轉念頭的時候，」他繼續道，「我們再商量一下賓利先生的事罷。」

「這個賓利先生把我煩死了，」他的妻子道。

「這真太不幸了；但你為什麼不早這樣說呢？如果我今天早上就知道你這樣，我也不去拜訪他了，真不幸；我既已去訪過他，現在想不認識他也來不及了。」

不出他之所料，太太小姐們聽了果然驚異得目瞪口呆；其中貝納太太更是又驚又喜，可是在一陣快樂的騷動平息後，她又說她早料到他會有此一着。

「親愛的貝納先生，你真是好心腸！我早知道你畢竟會給我說服的。我知道你疼愛女兒們，必然不肯讓這事失之交臂，啊，我真高興死了，你也太會作弄人了，今天早上去了一直到現在才說出來。」

「好了，潔蒂，現在你儘管咳嗽罷，不要緊了，」貝納先生已被他的妻子擾得筋疲力盡，說着就踱出房去。

「你們的父親多麼好，」房門關上後，貝納太太向女兒們道：「我真不知道你們該怎樣報答他的恩德，我自己也不知該怎樣報答他，我說這年頭呀，要每天認識新朋友可真不容易呢，可是爲了你們這幾個，我們什麼都願意幹。莉地亞，你雖然年紀最小，我敢說下次舞會中賓利先生一定也會和你跳舞的。」

「噢！」莉地亞倔強地道：「我不怕；雖然我年紀最小，身段却最高呢。」

當天整個晚上，她們都在計算着賓利先生幾時才會來回拜；商量她們應該幾時請他來吃飯。

3

貝納太太不能使丈夫把他和賓利先生見面時的情形說出來，她的幾個女兒也絕無辦法。她們用盡各種方法——坦白的詢問，聰明的比喻和間接的試探，然而始終沒有得到完滿的答覆。這一來，她們只好向鄰居的路格斯夫人處打聽消息了。她給她們很詳盡的報告，威廉爵士也很賞識這位賓利先生：他是一個英俊的青年，十分討人歡喜，此外，最難得的便是他願意參加下次盛大的聯歡會。這是最好不過的事！喜歡跳舞的人很容易便會墜入情網的，她們都渴望這位賓利先生不能例外。

「只要我能見到我有一個女兒舒適地住在耐德菲大廈，同時，其他幾個也結了婚的話，我最大的願望便達到了。」貝納太太對她的丈夫說。

幾天後，賓利先生也來探訪貝納先生了，他們在藏書室裡談了十分鐘左右。他這次的過訪，原想認識他那幾位艷名遠播的美麗女兒，可是他只見到她們的父親。說起來還是她們僥倖，她們幾個躲在樓上，從窗口望下來，結果，倒是她們能一瞻賓利先生的丰采。他穿藍色的上衣，騎一匹黑馬。

接着，她們便邀賓利先生來吃飯。貝納夫人興奮地籌劃一切。可是，正當她準備怎樣表揚她的家政的時候，不愉快的消息到了，原來，賓利先生第二天便要回倫敦去，那麼，當然不能答應

他們的邀請了。貝納太太大感失望，她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趕回倫敦去；她甚至想到，也許他便是——一個到處遷居，不會永遠居留耐德非大廈的人。後來，路格斯夫人告訴她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，她的心情才平靜下來。原來他這次回倫敦是爲了要籌備一個盛大的舞會，後來，不曉得從那裡傳來的消息，那便是說賓利將携同十二位小姐和七位先生一起來參加聯歡舞會。這使許多女孩子心裡感到不悅，但幸虧這只是謠言而已；到了舞會舉行的前一天，賓利先生一行六人從倫敦來——其中五個是他的姐妹和一個表妹，這纔使女孩子們鬆了一口氣。事實上，到會的連賓利先生也只有五個人——他兩個妹妹，一個妹妹的丈夫，另外，還有一個青年男子。

賓利是個漂亮的青年，態度溫文。他的兩個妹妹都是很會打扮的小姐。妹夫赫斯忒先生很是平凡；惹人注目的是他的朋友達賽先生。他有頗長的身材，英俊的儀表和莊嚴的態度，他到會不過五分鐘，就有人傳出他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消息。男賓們都對他推崇備至；少女們更認爲他比賓利先生更瀟灑，幾乎整個晚上，他成爲衆人讚賞的對象。可是，他那種特異的態度也使人十分不滿：他的傲慢，妄自尊大，優越感溢露的氣燄；這樣，雖然他在德卑郡擁有很多的財產，別人也覺得他比不上賓利先生的使人愉快了。

賓利先生很快便和客人都玩得很融洽；他是無拘無束的，每次音樂開始的時候，他便跳了舞，並且還嚷着說舞會結束得太早。他還談及他也要在耐德非舉行一次舞會。然而，他的朋友却是一個強烈的對照，他只和赫斯忒夫人跳過一次，與賓利小姐亦只跳過一次而已。他顯然不想認識其他的女孩子；整個晚上，他就在房裡踱來踱去，偶然也和同來的人說一兩句話。毫無疑義的，他是世界上最傲慢最使人討厭的人，沒有人希望他下次再參加舞會的。對他印象最壞的要算貝納太太了，爲的是他竟當衆怠慢他的女兒。

因爲男賓不够，依莉莎白被迫着停舞兩次，本來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，但是，當她坐着的時候，賓利先生走過來勸達賽先生跳舞，她聽到了他們的談話：

「來吧，達賽，你一定要跳舞的，我不高興你帶着這種態度站在一旁，你最好還是來玩玩吧。」

「我當然不想跳舞，你應該知道，除非我有最熟悉的舞伴，否則，我最討厭跳舞。在這種場合之下，我怎會跳舞呢？你的妹妹們又都被別人邀請了，我再找不到一位我認爲和她跳舞不是受罪的小姐。」

「我却不像你這般吹毛求疵呢！我認爲今天晚上的舞會中，有許多貌美的小姐，其中還有幾位都是罕見的美女哩！」

「你正和今晚最美麗的一位小姐在跳舞。」他瞧着年長的貝納小姐說。

「噢，她是我認識的女孩子中最美麗的一個。可是，你的後面不是正坐着她的妹妹嗎？她也很漂亮，而且很可人，讓我請我的舞伴給你介紹罷。」

「你指哪一個？」他回過頭來，向依莉莎白瞧了一會，直到她發覺有人注視她，他才把目光移向別處，然後冷冷地說：

「她長得還算過得去，不過，她却不能使我動心，同時，我可沒有這種閑情逸緻去替這個受人冷落的女子捧場。你還是回到你的舞伴身旁去吧，你可以欣賞她那甜蜜的笑容，你和我說半天話，不過是白費時光而已。」

賓利先生只好走開，依莉莎白仍舊獨自呆坐在椅子上。她把這些話告訴她的朋友。她是個活潑好新玩意的人，對於這一類可笑的事情，她感到十分有趣。

那天晚上，她們一家人都玩得很痛快。貝納太太見到珍在舞會裡很惹人注目。她是姐妹中最美麗的一個，賓利先生兩次邀她跳舞。珍自己也感到很愉快，依莉莎白也替她快樂。瑪麗聽到別人告訴賓利小姐說她是這裡才藝最出衆的人，嘉塞蓮和莉地亞也很僥倖地能找到舞伴，這在她兩人來說，已是很有面子的了。因此，她們都懷着高興的心情回到龍蟠村家裡，在那村裡她們算是重要的人物。貝納先生還沒有睡，他藉着書來消遣時間；偶然他也感到十分奇怪，爲什麼她們會對舞會寄予無限的期望，並且會有濃厚的興趣呢？他想。他本人情願她們都失望地回家，可是，從他的太太滔滔不絕的敘述中，他曉得事情和他所想像的完全兩樣。

貝納太太踏進大門便高聲說：「噢，親愛的貝納先生，我們享受了愉快的一晚，——一個最滿意的舞會，我恨不得你也曾和我們一道去。珍是那麼的受人稱讚，到會的人都說她美麗；賓利先生很喜歡她，還邀她跳舞兩次。最初，他的舞伴是路格斯小姐，當我見到他倆走下舞池的時候，我心裡很不痛快。然而，他却完全不喜歡她，到了他瞥見珍的時候，他立刻就被珍吸引了，跟着他便請人給他介紹，於是，他們第一次共舞。後來他和金小姐也跳過一次，第四次他和馬利亞路格斯小姐跳舞，於是，他再邀請珍，第六次，記得是和莉茜共舞的，跟着是——」。

「如果他知道我要聽這許多名字的話，他將不會舞個不停的。請看上帝份上，不要再把他的舞伴來個別介紹罷。噢，他在第一次跳舞的時候沒有扭傷足踝嗎？」她的丈夫不耐煩地嚷起來。

「噢，親愛的，」貝納太太還說下去，「我很喜歡他，他是那麼的英俊，他的妹妹們也很漂亮。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見過像她們那樣考究的服飾。我相信，赫斯忒夫人那襲晚禮服的花邊：

……。」

說到這裡，她的話再被打斷了，爲的是貝納先生抗議對服飾的描寫。於是，她只好改變話題

，而談論達賽先生的不近人情，不懂禮貌和自高自大了。

「但我仍然覺得，」她最後說：「依莉莎白不被他看上並不是一件壞事；像他那種令人憎厭的人，加上他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度，簡直是使人作嘔。他就是那麼來回的踱着，自以為十分了不起的高雅。此外，他還大言不慚地認為沒有人有資格做他的舞伴。喲！我真恨不得你也見到他那副鬼樣子，好讓你來給他看看你的顏色，我真討厭那傢伙！」